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遜志齋集卷八七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鈴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黄　佑

遜志齋集卷七

明　方孝孺　撰

雜著

靈芝甘露論

聖人有非常之德故天地有非常之徵天之有雨露地之有草木此其所常有者也於其常不足覩聖人之盛惟其德充仁著冥符黙感露而有甘露焉草而有靈芝焉沛然而降莫測其源煥然而華莫究其根或瑩潔圓

淨而其味如飴或敷為七莖九莖而質備五色此豈可以易致哉德貽乎上下仁蓋乎六合大而日月星辰遵其度小而昆蟲動植得其性中而黎庶蒙澤樂生故天為之發醇地為之孕英使粹美奇秀之氣於茲二物而見而二物未足以盡之則又為鳥之鳳獸之麒麟而為龍介而為龜未見聖人者因其世之所有而知其德既見聖人者因其德而信天地禎祥不易致而古昔之致此祥者未之數遇也臣竊求聖人之徵於聖世甘露靈

芝發祥於畿甸山川之間者多矣非極盛德何能致此赫赫之嘉祥哉昔者誦諸傳記而今得躬覩之斯可為天下慶非特一時美觀也雖然臣聞天地於禎祥之類非惟見於物亦間見於人故物有非常之質人有非常之才非常之物僅可為太平之徵非常之才實可以致太平之盛是以聖人尤貴之重之德可以善俗行可以化民使人見之而喜即之而慕歸然傑然為禎祥於天下國家者此真人之甘露靈芝也天地之佑聖人者意

其在此豈徒見於山川之間而已哉

郊祀頌有序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月癸夘朔乘輿臨視殿壇戒飭百吏滌牲省器各嚴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戊寅上御奉天殿羣公卿士咸受誓戒其夕宿于齋宫明日己夘出舍皇邸尚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于祭天地開朗日月華耀氛祲屏除風氣穆清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

喜色六軍百姓忻躍聚觀洎將展禮玉輅望門降趾而
趨脫舄登殿秉璧奠瓚興俯拜跪寅畏慎恭如對天顏
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翕忽晻靄若歆若格夜
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上為動容脥爽還坐正殿
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拜賀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
而郊見上帝蓋上以占天心下以定民志若天地享答
神靈悅豫黎民永受福祉苟不順洽人用弗寧今皇上
肇祀而神祇協贊六合之內光照顯赫陽明發舒陰慝

消伏決于旬日纖翳靡形白叟鮐翁嘆未嘗遇茲豈智力所及哉上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灼可信不誣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臣伏覩陛下自即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免逋租恤困窮賑乏絶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俊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欽㓕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旻上帝眷懷保祐顧綏若父慈子夙夜不忘祀而居歆葢盛德之明驗也天所享不

常視德臧否中為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治則天心悅無德而怨讟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覩盛禮謹作頌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揚善政于無極其詞曰上帝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盜擅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溺赫赫太祖受命孔時黃鉞朱旗載清九圍復天之常修人之紀蕩削穢腥上帝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惟聖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

克受帝祉霈澤是施大賚是膺桁楊不陳囹圄虚空孰

租之逋負貸之負厥數千億棄而勿取孰為蠹蝨撲之

除之降以風雨俾涵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

言衆志必達四海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溥暢庶類咍蘇

乃諏令辰正月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歛

戢羣陰天開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

祠宫盛服儼恪肅肅于動栗栗于言上帝在兹敢有弗

虔眙哉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瑶礎勢釣穹蒼鼎俎既豐

幣玉既飭炧燭煒煌騂牲芬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
圭屏息仰覿天居乃盥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覩其
色笑分命臣僚獻于羣神合敬同誠百禮具陳雲君岳
祇海王瀆伯厥靈洋洋來舉飲食帝謂天子致孝事天
受錫純嘏子孫萬年太祖嘆言天子至仁恩加黎庶四
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胙拜跪周旋如奉寶路樂止
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光彬彬聖情欣豫上帝予
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覩還坐法宮端拱受朝至和盈庭

如聞九韶天子曰嘻來爾臣隣惟天惟祖匪德疇親政或未脩惠或未博各殫乃心助予諮度勿厚其歛重困細民勿苛爾刑必臻乎平乃稽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斥伯進則堯禹紹述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邪慝陰類弗昵弗使君子陽剛是崇是仕民所願欲胥盱推行其所畏惡絶于未萌人心既悦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源長國以仁興敬天靡渝萬方永貞

凝命神寶頌有序

皇帝始即阼布德施仁大宥萬方恩聲義聞震于四表函夏之間羣黎胥慶於是天啓厥祥地效其珍廼元年使者還自西方爰得青玉於雪山廣袤踰二尺揆其初得徵兆異常質理栗温世所希見來獻天府先是上在儲宫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獲玉宸衷窃感未俾宣露二年正月十一日上將郊祀乘輿出宿齋宫其夕復若有覩與前夢協驚寤欣喜遂命玉人肇工

琢為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
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其歲十二月工以成奏名曰
凝命神寶三年正月元旦告于天地祖宗為文以示遐
邇羣臣稽首稱賀是日討罪之師適來獻捷王旅奮伐
逆黨大奔越十三日郊見上帝十九日享于太廟每歲
正月恒病陰雨至是自元日至于郊廟翳氛屏除日月
華曜山川軒豁神人喜悦咸以為上德格天而天錫斯
寶及寶既成天必錫以介福將見年穀屢豐災害不作

黎元安富草木鳥獸皆遂生育茲其端已見矣寶之明
徵豈徒然哉臣孝孺乃言於衆曰人知寶厥寶而不知
天之攸寶知天之攸寶而不知皇上之所以寶斯寶也
昔在古初聖帝明王有大寶焉位以之定民以之安天
以之清地以之寧禍亂以之消福祥壽考以之致子孫
賢才以之盛且昌堯舜禹湯文武受于天而得之夏癸
商辛周幽厲秦政隋廣天不畀而失之漢高文光明唐
太宗宋太祖窺是寶而弗能有其全是寶也或謂之中

或謂之仁或謂之皇極或謂之寬厚數千載間有得焉者寡矣不可以智取不可以才獲不可以力爭乃至皇上而天復授焉用其緒餘已霈如霖雨潤澤天下而民被其惠者方來而未艾也尚恐保之者或未能盡復恐後之君國子民者不知寶之所在也取陶唐虞夏三聖人相傳之要而銘刻焉蓋精以擇之一以守之而用其中於民德繇此立政繇此成天命繇此凝天下之至神豈有加於此者哉天不言授皇上以寶皇上以一言發

帝王之寳昭哉鑠乎貞萬世之鉅範百聖之弘謨也彼
秦之斯銜其蟲篆天厭其醜焚而燼之久矣衆兆蚩蚩
追而索之噫匪有見乎神寳孰知彼之為陋且卑乎古
者國之制度繫天下安危生民治亂者史必書之其可
詠嘆稱録者縉紳學士頌之臣官以文學名而職在太
史躬覩盛事其烏可以已廼拜手稽首獻頌曰天有大
寳授之人君百世相傳鮮得其貞其寳伊何神妙莫測
斂藏一心施界九域爰在中古無器有文如受重華承

諸放勲三聖繼作迭居天位有實守之四海大治其精
其一曰執厥中曰仁曰義𡰥號同功成湯得此表正萬
邦周武丕承於前有光降自嬴秦聖賢迹熄以器為寶
不寶道德茫茫千載帝王孔多傳祚短長視寶如何得
聖緒餘亦克康乂漢唐而下駁而靡粹惟明天子天實
啓之授以大位俾作君師克仁克明克武克毅動謀于
神静協于帝上帝之心惡殺好生皇宣慈恵任德緩刑
孰辜之負幽抑罔雪剖其桁楊觧其縲絏孰租之逋身

困家傾焚其簿書俾吏勿徵孰厄于窮飢及男女出金為贖還畀父母有胔于途或骼于原斂而瘞埋釋其痛寃或以飢寒殺越于貨止戮其魁餘黨皆赦或以單弱脅從棊強釋而弗誅賜衣與糧一話一言務崇寛大公卿士庶以薄相戒羣彖懽騰幸逢聖明盍朝乎仕將野乎眀葺爾室廬育爾孫子保無外虞終樂田里民心和同實與天通天念天子養民之庸錫以寶玉夢神告語曰予命汝永為民主天子曰嗟天命孔祥我造重器以

福萬方昔人所寶寶止乎器器雖可久道不足貴精一執中二帝之謨我刻斯寶與聖合符告于祖宗達于天地著乎文章焰臨後世得道者昌失道者亡以道為寶肇自聖皇皇陛牖座寶在左右匪道弗言匪道弗履威罰慶賞必信必明聖謨在前敢有不平用賢去邪必篤必果祇服聖訓不慎其可出令發政道為權衡喜怒從違以道為經緝熙日新大中之道僉曰神哉兹惟大寶寒暑以順雨暘以時災害以消民物以孳云誰使然兹

寶之神匪寶之神天子之仁大哉聖仁天地是配傳示

無疆宇宙永頼

省躬殿銘有序

皇上嗣大寶位清心恭己喜怒不形輕徭減賦賞罰以

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悦服羣生欣豫薄海内外

薫為太和上猶謙讓弗自以為德旦暮親政勤勵靡遑

復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宮間為退朝燕處之殿置古書

聖訓於其中沈玩静思名之曰省躬諭以尚父所存

書之旨夏書所歌聲色宫室之戒曰汝其以是為銘臣受命而退拜手稽首言曰天下國家之本在乎君君之所以建極垂範於四海者在乎身而致此身於無過之地俾黎元蒙福後世承式者不以心為之宰乎是心也五性具焉五典行焉萬理萃焉萬事出焉苟或不有以持之則發乎正者易微流乎欲者易危是以聖人慎之而加省察之功德若堯舜可以為至矣而兢業不懈勳若禹湯武王可謂難能矣而未嘗敢忘乎學祇德而聞

善則拜者禹也屏遠聲色貨利而聖敬日躋者湯也從事敬怠義欲之訓而銘于席鑑衣冠以自警者武王也其為事不同其敬以省躬則一也故其徳業如日月之光與天地並存後之君非無雄才美質然不知聖學之要或始于勤而終于肆或勉強於衆庶瞻覩之時而放逸於閒居狎處之際其不能比隆於古豈無所由然哉惟我皇上以二帝三王之資居二帝三王之位而篤志聖人之學日滋治朝命令之宣政事之著陶冶庶類而

措斯民于治安者既無媿於古矣退而燕休不少暇逸而復省躬于斯焉覩棟宇而若上帝之臨撫屏扆而若祖考之格聖心湛然與天為一思慮圖猷靡有弗敬至理貽朗邪慝消除愛惡怒欲之偏無自而出芬華靡麗之誘無間而入固不待省而自存也而省躬之念不忘匪深得乎堯舜禹湯相傳之道烏能臻斯盛乎斯道不傳也葢久徒知以智術法律為治以故小不足以移風易俗而大不足以祈天永命聖上以敬為學繼自今始

終弗二内外罔愆將見隂陽協年穀登四靈至品彙咸
若子孫黎民受祉于千萬年矣臣幸以勸講為職謹奉
制獻銘曰天眷君德付畀兆民民之慘舒繫乎一人萬
化之原庶政之本大哉此心與天地準心乎克敬恭己
無為百度以貞四海雍熙或怠以肆天德淪亡内外交
荒邦用弗昌至聖惟堯舜禹湯武以敬相傳千載同矩
明明天子前聖是師端拱法宫天下順之未旦而朝既
旰而食淵默齋莊以建皇極于郊于廟鬼神降臨惠于

臣民動靡不欽任官以賢敷政惟德薄賦寛刑恤孤掩
骼至仁暢達霑被萬方惟帝克敬惟天降康帝心弗居
彌自謙抑內殿燕休寅恭朝夕究觀前史以鑑安危左
書右詩千古與期嗜好未形防鉅于小喜怒之發必循
乎道恩欲其普政欲其平兵欲不試刑寓好生下察民
情上祗天戒咸省諸躬無時怠懈敬怠之徵古有訓辭
怠則患生敬為福基身心既謹復省于事圖於盛時可
保長治帝心乾乾如日在天不息于行照臨八埏華搆

有嚴實資聖敬育德綏民永受天慶

慎獨齋銘

恒人為善徼利務名謹於昭昭肆於冥冥乘衆不察恣意所向人欲橫奔天理淪喪君子懲之慎於至微匪虞人覺而畏己知一念之萌必存乎正片言之發必主乎敬勿謂闇室忽而不欽易欺者人難欺者心勿謂細行放而或貳細行不修大德將敗惟聖之明不見是圖矧兹士子不敬謂何於赫天君宰爾百體率而從之勿越

乎禮禮為教本敬為德基本立基宏奚施弗宜齋居有嚴學者孔秩監兹勿忘聖謨如日

謹節堂銘

天道在人為心之仁仁道之大始於事親事親能養謹節為貴謹則無憂節則不匱我持我身我力我田綵服餘閒挾我簡編雖無顯榮我親則安雖無三牲亦有旨甘進立于朝大夫卿士揚名尊親由謹節始寧海童君以是名堂養親其間華扁煌煌我作斯銘用揚厥德有

過其閭爲我必式

喜友堂銘

真素先生家于海隅自其先人兄弟共居爰議築室燕衎以娛卜諸溪南龜恊其繇除荒剔穢以葺户牖先生左處諸季在右雍雍愉愉于姓先後徽名陶詩命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嘆揚弁啓齒以言子所爲喜者吾能論之凡人喜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有人焉緣物而

喜誇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者喜賄相彼所喜先生不取恂恂骨月恩義有加一室團欒其喜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且子不聞兄弟之閒非特于今古人所難歌形斗粟詩賦然萁豈曰無家兄弟為仇先生之居雖陋弗完我行其庭爾荒爾塡先生之身雖隱林阜我覯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奢分饔并飧居不待華同温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履坐諷聯席三畝之宅五畝之原弟耨于後兄耕于前既孝既友從容話

言飲此醇醴盎然春温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孰無兄弟先生之喜不私諸己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永為孝里先生聞之欣然而喜衆賓酢酒先生起舞取酒酌季且笑且語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友于堂銘 有序

寧海竺君允恭與其二弟允升允和皆好學而知義以友于名堂蓋有志乎敦睦者因銘以著其美且以大且遠者勉之銘曰天賦恒性厥倫有五君親兄弟朋友夫

婦親之當愛君之當忠人雖至愚鮮不率共婦以情合
乖戾者寡朋友義交以道相下至於兄弟本乎一身或
頑不知覆若他人有藩其廬有異其畒有富千乘不餬
其口有忌其才斥之不疑寧以天下付諸癡兒儥業隕
身莫不由此嗟彼不仁實滅天理天之俾汝為弟為昆
夫豈人力乃命攸存長少雖殊其本則一孰非遺體而
忍不恤弟寒父憐兄饑父悲胡私其身曽不致思在父
之身或有痾癢手足撫摩不待勉彊今雖異形其氣則

同安危憂樂孰不相通懿美竺君好學慕道謂道之要惟孝惟友既孝于親復友同生高堂其嚴揭以嘉名嗟嗟斯民皆予兄弟顛連無告視之藐訛由近而遠尚克推之政行于家邦國其儀之

慎思堂銘有序

廬陵劉君子博以文學恪忠受知于上擢磨勘司丞名其退食燕居之堂曰慎思余善是名喜劉君之能於職也銘以相之銘曰惟皇建德統綏萬民孰輔承之小大

庶臣或殉其違或斁其治有舉大綱有親細事其在賢哲視職則思忠國尊君不顧其私曰此下民與吾同體孰艱孰危孰困寒餒孰爲昏迷汩其天明昭揚大猷樹之邦經虞夏之道殷周之制損益弛張以淑萬世凡民所安必謀必行其所不欲必絶其萌靜以致思俾合中正舍寢忘食祗帝之命揆其所存本乎至公利澤所加沛然無窮嗟彼小夫嗜利忘善豈不有思厥思不遠位患不崇家患不昌罔上浚民患計不良勢有相軋智有

可忌心所惡讐患不能去蚤夜以思蓄陰滋姦乘機竊發債國瘝官為休為祥為凶為禍所思一殊判若水火若有古訓惟慎其幾鋤于未形絶于未為本心之明日月之揭私欲之微稂莠之拔思發於中由義與仁國忘其家民忘其身勳名之盛上配前古視彼小夫纖若犬鼠劉子嗜學孔文而賢對越嘉名作時恭先百爾有位慎恪厥職思孝思忠翬我皇國

寧野軒銘 有序

善為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性而不鑿其天顥然無思頽然無為椎魯敦樸而不雜以偽故其民難揺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撓之以智巧而眩之以機變飾之以儀節而淫之以浮華於是天下之文日勝質日媮民始紛紛狙伺乎下而禍亂因之以生太史公班固稱漢文帝之時七八十翁未嘗識市井遨遊嬉戲如小兒狀余嘗思其言而嘆其盛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閭俗莫醇於此時者賈誼輩闇於治道猶發

憤病之斯豈足以知文帝哉以法術治天下固不若以德化先天下之為完也是道也惟文帝知之曹參行之而賈誼非之此賈生所以不逮文帝也哉近代之政去古遠矣然其法寛事約有足取者故方其承平之際老成先進之人皆渾厚雅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而身不履詭激之行余不及見之而聞其流風於縉紳間蓋兵革之餘故老無復存者矣今乃得陳君國大焉陳君閔習俗之澆獘欲以身率之名其所居曰寧野軒其意以為

寧失之於野可尚哉其為名也昔漢興至文帝蓋三十餘年而後風俗易化安知今之異於古哉復先王之盛殆必有在而君之名室烏知其非兆歟不可以無述也乃為之銘銘曰皇始尚質貴乎自然不忍以文鑿民之天文過為媮質甚為野以媮況野如鄭與雅大雅之音澹泊無華靡曼娉都乃聲之邪質直無文其樸則美以飾喪真為詖為詭惟昔有國政簡而章洽於萬邦民俗阜康鉅夫碩人森列天下推其言行莫匪長者遺澤之

傳今也則微不有善士孰矯循之幽幽斯軒茨户甕牖
其植果蓏其蔭榆柳豈無藻繪斥而弗施惟野之尚愧
不忍為非無才智亦有儀度憖乎不文惟野之慕蕩蕩
流俗機詐日繁上下胥欺莫知其囍軒有嘉名取則孔
遠有來遊覯尚勸為善

雙桂軒銘有序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某遊京師識太子正字四
明桂公公和易誠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豁然無隱類漢

萬石君龔勝之流舉朝之士服公德無異辭信所謂仁者也既而復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曰慎宗敬曰全宗生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期之以為必非偶然者某東歸天台宗敬以書來言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祥因以雙桂名軒余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殆兆於斯耶不可無以識也為作銘銘曰天人之間古謂難言是豈其然影著於形響必

五雲山房銘 有序

五雲山房者何前宣寧簿樓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者何山名也山而加於房者何室依乎山也室則居之爾而詠歌之者何樓君將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無所忘於心矣知本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以昭之銘之所由作也銘曰惟山房與而明弘而有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充峻而潔不汙不涅君子是則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忘慎終毋忘仕也孔臧

有聲感孰不應胡孰不通訾其夢夢盍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敦二子甚文文則既有質則加厚稱者同口人譽巳彰天兆厥昌惟桂發祥一本而歧歧而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姓攸契雙桂鬱數二子之符耿哉不誣天亦可親日視于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子將食盆行無匿爾行爾貽爾公爾俟復膺天休慈溪之陰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薪析木可焚是桂永存

者殊科畔道則一幸有聖謨皎其如日匪學奚知匪行奚臻主敬立誠卓為天民萬理紜紜櫟之如髮春融海渘水長泉達内剗其穢外薅其戕不吝以虧不驕以亢以聖為凖以賢為徒大道是趨賾居為家勿溺於污勿畫於邇日運天行真語確履細行宏猷小紀大綱察於纖微徵於家邦誰謂天下難乎治平各充其需禮叙樂成學之盛功庶其在此豈若偏岐僅足一己俗學卑卑為俗攸嗤非有君子孰能與之錢塘之墟有書有齋我

林泉讀書齋銘 有序

士不知所為學久矣文辭以為華記誦以為博古之學者雖不外乎此以求道然道不在是也錢塘徐君文以林泉讀書名其齋余喜其好學之篤也誦所聞者以銘之銘曰斯人之生去物無幾參乎兩間惟性之美恃美勿斁為嚚為庸牖擴天明厥惟學功孰治于學而遺其事口習心游卒淪于墊或懲其害力於躬行物有不知將躓于寘又或不然去學絕為惟心之求異端是歸三

思古人于以永懷

方硯銘

方其外以由義密而温其質也仁仁義之般濬發斯文以相乎乾坤

圓硯銘

博而圓法地與天重而碩合聖之德既壽且堅以鎮乎斯文

倭研銘

産乎夷成乎琢宜文謨佐帷幄矧伊人可不學

扇銘

用此以扇枕孝子之行也用此以扇暍仁君之聖也由孝而充之則為奉上之忠由仁而廣之則為澤民之政也

王待制私謚議

翰林待制王公禕使雲南以節死久而易名之典未下門人議私謚之烏傷俞恂曰惟三代之學本諸身心著

于行事發于文辭表裏相符華質不爽故著之于書者即其操行之餘形於言行者即其學術之實未有言與行乖身與學戾者也世降道喪儒者始離學術心身而二之所學歸乎仁義而所為狗乎邪僻考其為書則上援聖賢稽其所至則僅同庸俗以之處下則不足以美風教化鄉閭以之事君則不足以光華朝廷表率海内惟待制公則不然自其少時已有大志受於家庭得於師友者皆純正之學察理盡乎精微制行本乎忠恕負

剛方之氣懷經濟之資當元之季嘗草書數千言將上于朝以救闕失知事不可為乃歸休于家欲以文辭名後世既而遭逢聖朝遂為史官修元史始於太祖造邦之初終於末主播殂之後删煩剔冗補其軼遺君臣賢否邪正逆順之跡天地事物禮樂刑政兵民財貨消長興廢盛衰之由莫不粲然包綜具有倫序嘗兩贊郡政咸著廉能之聲有豈弟之德後以伉直忤用事者使萬里絶險之邦留滯數年蠻夷向義之心未洽遂加戕害

竟不屈以死追考公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深其於性
命道德之要治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之文辭敷腴
蔚贍浩乎若秋江之濤鼓盪莫測而其來有本也靄乎
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出無窮也其在翰林嘗掌
制命四方學者爭傳誦之求者盈門以不得一言為耻
蓋自古盛世之文一代不能數人而公之述作可與相
準偏才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之節奮厲卓
偉使異域知中國有守死不貳之臣其過於人甚遠昔

王仲淹孟東野之徒門人朋友皆援古著謚後世韙之今欲撮公文行以文暨節謚之於禮其可衆皆曰諾其子紳以告天台方孝孺孝孺曰予嘗聞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稱待制公文行皆如恂言死而易名於義為稱乃定謚曰文節

試筆說

吾居乎鄉客遺善筆二分其一於友人而用其一鋭而端圓而勁以摹畫咸與心稱愛之不忍妄用遇佳紙墨

泊文辭則以書書畢滌而藏之恣意率手有所作則用其次者是以雖甚久而猶新焉他日友人至問其所得則曰獘而棄之矣詰其用則紀錢粟貨利卑猥事不稍惜視之與里巷所為偏欹軟惡者等不知其為美也吾聞而歎之友人曰子何歎之細也以余用斯筆也而違其任余則有過矣雖然世之用人者得無有甚於余之用筆者乎筆易為也美者易得也用久必敝固其職也今夫所謂賢士君子者天之生也難生而不夭死不疾

病獲全其美也尤難然而用之者不任之以立政教修紀法居廟朝治海内而卑位宂職是命一不快於意不待其敝而棄之且加不勝之法焉者亦衆矣不彼之歎而於筆焉惜是尚為知類也哉吾媿乎其言謂之曰筆吾所任也故吾知愛而歎之任人非吾事也吾其敢僭而歎乎若姑修其可任者以待人之任已何暇乎世之歎而吾之疑耶

畏說

人可無畏乎幼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老成學則畏士之賢者仕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公議豈特若是而已哉食焉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焉而畏其背乎理也居焉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寢焉休焉而畏邪僻有以戕吾中也臨財而畏其損吾行也居寵而畏其滿盈也舉一事興一役而畏其或勞乎民或病乎時也然猶不特此也見少者而畏無足為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為之養見愚者而畏無以教之見鳥獸草木而

畏吾之無聞而將與之同於澌盡朽腐也見山林川澤而畏吾及物之利有所不及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畏其不可追也思乎後世而畏其將訾短乎我也然尚有甚於此者視乎吾身而畏或不能慎守以辱乎親察乎吾心而畏無以全所付以辱乎天天之畀我者為何如仁也而或賊之以忮忍義也而或蔽之以利欲禮也或為驕慢之所勝智也或為小慧之所淆以言乎臣而忠或疚焉以言乎子而孝或惰焉以言乎大而或未能用

天下以言乎小而或未能為天下用凡天職之内有所闕皆謂之違天可也屋漏之間鬼神臨焉觴豆之際兵戈生焉般樂怠傲酖毒存焉思慮有未純省察有未至則為忽乎天矣人之於天而違且忽焉豈不甚可畏也哉子受父母之命則佩而思之一有所違則世以為不子臣受命於君則奉而行之一有怠事則有不臣之罰天之可畏於君親也昭然矣柰何人違且忽其命而不知畏也夫其不畏者非其人之過也為之師者莫以告

而不自知其所受之重也使果知受於天者之重則其起居食息語默取予之際其有不惕惕以思兢兢以持者乎使果知畏天命矣則所畏之事將日寡無所往而不安矣不知天命之可畏則事物陳乎前者孰非可畏者哉是以君子知可畏之理故無可畏之患小人則不然入於可畏而不止故知君子小人之分觀其知所畏與否而已矣漢中劉生仲義事予為弟子者五年其為學篤謹不懈而持己以禮葢粗知所畏者今將貢于京

師升于太學而達于天朝予欲其不負天之所畀而為君子之歸也故以所當畏者告之太學先生多予之所畏者其必有以正予言也夫其尚因予言而有以教乎生也夫

習菴說

鄉先生陳君季明年六十餘而進學不懈間謂予曰吾之生也先子以晦菴朱子之名命之及長而知其不可也請更焉因名為熈既而自念名固不敢同於朱子然

奚敢舍朱子之學而不學也故别號習菴以見志予以為可乎予曰可哉古之人以昔賢之名為名者若司馬長卿之名相如慕乎藺相如之為人而取之也顧元凱之名雍蔡中郎喜之而以巳名與之也然而長卿未必如藺子元凱雖賢亦未嘗類乎伯喈豈非名可以取諸人而道必在於自至乎君子之學聖賢務乎道德之同而不貴夫名字之類自孔孟以來學孔孟之道而造其極者其名必非與孔孟同而其道則無不同以其志乎

聖賢之志而習乎聖賢之業是以卒至乎其域而不自知也苟為無志而所習與聖賢殊雖以舜禹自名亦妄焉而已夫孰以為可乎今君於名則辭而不敢與朱子同於學則習而不敢與朱子異可謂知所務矣然而朱子之學聖賢之學也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學而為學者至於道之類乎朱子者未之或見何哉蓋踈淺者竊其華而忘脩己之實質魯者守其意而不求致用之全莫不自以為有得焉而終不得以

成身而見乎世君之所習誠能以敬存心以義制行窮萬物之理以周乎事盡彛倫之常而不失其中斂之則措於家施之則被乎民雖欲辭其名而人固將以善學朱子之道稱之矣不治其本而攻其末習乎其言而不察其所由言則凡所習者未必非朱子之所棄也而豈君之志也哉抑予觀世之學者少之所習既長而怠壯之所習未老而忘是以雖欲志乎道而不可得君年愈高而為學愈力孜孜焉以未及古人為耻於是乎過人

遠矣盖或習焉或否焉而習乎非所當習者衆人也終身由乎道而不少息者君子也始乎無所不習而終不習無不利者非聖賢不能也習乎習乎其亦有無事於習者乎然則君也茍終身習焉而不止其為君子也孰禦焉

王温子栗字說

浦陽義門王温柔和而好學加冠將定字其師劉君恐其不足於剛也字之曰子栗為辭以祝之而復謂余曰

願有教也余曰事有似異而相資者水火以為爕鹽梅以為和寒暑以為歲由其離者觀之戾乎其不侔不可比而合也然是數者必相合而後致用並行而後成功夫豈果異乎哉剛柔仁義之辨不啻水火然未有不兼二德而可為君子者視其外謙卑遜順之氣穆然求其内莊敬誠篤之意確然故端方而不犯慈良而不倚以之措大政持大議不變辭色而天下從之自道之不明士各因其資之所近為學柔則至於枉己剛則至於違

衆枉己既不足以立事而違衆又不能有成治功之不見於世非此也與天下之所病者非不足於温也而患無以守其内是以柔懦者多流於詭隨劉君勉之以栗其知所教矣愼哉栗乎爾毋厲外而懦中也必也挺拔特立如雪霜之松栢不撓不折以固其節乎温乎戒哉爾毋翕翕以合煦煦以同必也如春陽之長養生息而不見其迹乎栗者所以為敬也温者所以為恕也居敬行恕而至於君子吾於子乎是望雖然飲食資乎水火

而飲食非水火也鹹酸本乎鹽梅而至味非鹽梅也歲功成於寒暑而天地之化不止乎寒暑也周人有言曰不剛不柔厥德孔修德備乎剛柔而剛柔不滞于事惟聖賢能之

鄭叔度字說

麟溪鄭君叔度與某同學太史公之門謂某曰吾之生先子貞孝君以楷名之及冠太史公字以叔度字之義公嘗欲教我矣而未之暇幸與吾子相好子能知公之

意乎知則盍爲我言之某曰予未之聞也以臆言之公之期叔度者不其至乎度者先王所以齊萬物一民志之器也天下之物至衆也姑舉一二言之布帛綺錦出於人之爲其長短侈狹鄉異而家不同苟無度以絜之爭奪之端何由而弭乎造宫創室羣材既備百工咸集木之宜圓宜方爲柱爲梁長之爲棟楹短之爲楔宗苟無度以絜之何由成匠石之功乎作樂制器範金爲鐘斲石爲磬絙絃爲琴瑟刳竹爲簫管穴匏爲笙摶土爲

墳革為鼗鼓木為柷敔其長短豐約之制至不同也茍無度以絜之則音何由而和乎任土制邑建都立國或畫田為井或樹城作屏大而四海之内山嶽廣遠無際置疆分界立為郡縣以統之設為上下以縻之揆里行令數圖責貢茍無度以絜之孰得其數而為之限域也哉度之為用亦大矣雖然度有二公家之度懸之國中而四方之民各以其物來就而平焉忮者不敢怒智者不敢欺吝者不敢惜強者不敢違以其折中至公而無

私也由國而郡由郡而邑莫不皆然三家之村足不履官府之門耳不聞法令之教俏蒿而為度以竈煤節其分寸量布揣帛自以為可也苟律之以公家之法則為辟矣夫人之為學何以異是閭巷之氓飾詐任情自用其愚行之於家非不可也折之以聖人之道則過矣故聖人之道公家之度也取法乎天地合明乎日月前同乎三王後符乎萬世若周公孔子者為度於天下者也其次若子思孟子之徒明聖人之道為一時所師為度

乎一國者也次能脩身繕行以善化俗若郭林宗徐孺子之流人稱忠信者為度乎一郡者也次能篤愿自持動靜不悖乎法取與不過乎義者若元紫芝陽城之流出能盡其職隱能固其志為度乎一邑者也下此則卑矣今叔度之家秉義聚居者十世堂序之内秩然而禮穆然而樂林宗孺子之行人人操之而叔度蔚有文聲已足為一郡之度矣而太史公復以度期之豈非欲進於其大者乎大莫大於聖人之道一民志而齊萬物者

聖人之事也叔度曰懋而學之其不得為賢者乎其不得為一國之度乎豈非太史公意乎抑亦貞孝君之志乎若夫漢之廉范黄憲皆以叔度為字而後之同者甚衆二子雖賢而不為叔度言者將以大者望之猶太史公之意也

王氏兄弟字説

翰林待制烏傷王先生有二子曰綬曰紳次第加冠於首各請字於金華太史公公字綬曰孟緼紳曰仲縉而

某告之曰美哉二子之名與字也其為用貴矣朝廷宗廟之禮穆穆在位百辟布列登降俯仰之際鏘然有聲者非佩玉乎即而視之天子之玉白也公侯之玉山玄也大夫世子水蒼暨瑜也士則瓀玟也而貫之者非綬乎綬則皆綬矣又即而辨之天子以玄組公侯以朱組大夫以純組世子以綦組而縕組則士也縕者赤黄之色而孟縕之字以之豈非望其修士君子之行而不爽於用者乎嗚呼綬以貫玉而鳴乎朝廷宗廟之中孟縕

嗜學綴文煥爛而和平某深願孟緼之貫道以鳴國家之盛也雖然綬之所繫者非大帶乎大帶之垂者非紳乎大帶之博四寸素而朱裏者天子也而裨以朱緑素而裨垂者大夫也而裨以玄華練而裨垂之下者士也而裨皆以緇士之紳三尺有司去其五寸紳與帶非二物也謂紳為帶可也謂帶為紳亦可也其等雖異而其為用約身而縉笏者則一也笏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士以球玉以象以魚須文竹以竹木凡四等而將事執玉

之時皆搢於紳是紳者一身之束約而敬之本也端冕之卷然衮繡之班然非紳以約之未見其服之稱也球象之温然文竹之燦然非紳以搢之未見其有所措也而仲縉之字以之豈非望其謹飭自持而致於用者乎嗚呼紳之用要矣昔之稱大儒君子曰縉紳先生某深願仲縉益勉而思以嗣待制君之徳也抑又聞之待制君之名為禕而字為子充禕亦服之貴者昔太史公嘗推其義且相期以文顯亦既有徵矣今二子也亦有美

名而其何人敢繼太史公之後哉雖然二子也其尚無忝厥父其雖愚又安敢不勉

戴樂和之字說

事有不相謀而相感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是八音無知覺運動之靈世之所用以為樂者也仁義中正孝友人之所為以善其身世之所謂德者也德修於己己知之人未必深知之況此八物者何由而知之乎然而德盛則八音之樂隨之以盛德衰則其音隨之以衰非八

物之有知人之誠足以感物物有所不能自止也舜之韶紂之靡靡皆資於八音者也而其音之不同猶陵與谷然者非所以感之者異哉故八音可以人力為也能使八音和而不失其正者非脩德以和之不可也自三代以來八音未嘗絶於天下然終未有及乎韶之遺音也非其器不若其徳不逮也苟有太和之德雖操牛尾而叩缶以為節將有天育神化之意矣不然雖后夔之器尚存而欲其和胡可得也浦江戴先生名其子曰樂

問字於太史公公字之曰和之蓋勉之以德也古人於
樂無所不用而今也惟有天下國家者得備而用之其
於無位者宜若無與焉然君子禮樂未嘗斯須去於身
者非有器之樂之謂蓋無器之樂也有器者固有今與
古之殊不待器而和者今何異於古哉視於其身慈讓
忠信之色睟如視於其家親睦信順之意翕如此樂之
本也奚待於器乎戴氏自德聖以禮樂為學先生學焉
而至者也和之試求樂之本於身推之於家懌乎其無

乖秩乎其有儀則凡接於耳目者皆樂也余將於是而考其德

傅氏字説

古人之於字名所以自别而稱於人不計其美惡也商以前質略盖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盛矣周公孔子文之所從出也其加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名稱哉而卒不然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德誠足尊矣雖微字以代其名

人猶不敢名之苟無足尊者雖極字之美人不之字也盡名之美終不能名于後世也學者亦勉乎德而已何以名字為哉然今之人不敢忽乎名字者以為因是或可以勉其德曰仁而踐仁焉曰義而思義焉果能因名字之美而服行之則名字不為無益矣烏傷傅君循淳懲有士行其族之兄武昌守伯長字之以希道其號甚美也而願余發之夫道之在天下豈以言而著哉顧知之審與略行之至與否耳知之而審也行之而至也道

固將積乎身豈特希之云乎如使知之未審行而未至雖欲希之安可得也千仞之木不自言而人稱其為千仞號檉椐以梧檟人必檉椐之是豈名之為貴哉有其實之為貴也希道因名字也而益進乎其實則為希道也較然矣不如是名字且無與於人余言安所益乎

陳野翁字說

天下之事不患其未備而患其太備方其未備也有才智者皆可因其跡而繼之及乎既備而至於無以加傾

於極盛之餘而麤於至飾之後自非聖人矯而持之鮮有不為大患者故帛之未繪也五色雖未著而黼黻文章之質已具為玄為黃無所不可恒有餘美焉或者不察而采色繪畫之炳然溢乎目者固若可愛而物之至美亦竆若先王之治天下常養斯民至美之樸於政教之先使之不以物遷不以習變而不至於不可繼是以安化而易使和柔而易制苟為不然籠之以智巧誘之以權詐彼將各逞其所長以馳騖于世紛紛狙伺乎上

者日新而無窮而上之所操者已殫矣國家之亡罕或不在乎此昔者孔子每病周末之文而欲從忠厚之先進孔子豈惡乎文哉惡乎樸之散而文無措也去先王之世益遠是樸不知其所在者久矣求之於通邑巨都茫乎其不可致也求之於華顯之位邈乎其異於斯也反而求乎深谷窮山之閒盖猶有可徵者焉苟無好古之君子與不溺於習俗之獘者天地之至美幾何而不至於胥亡也哉常觀乎閭里之會凡耆舊老成之士發

言履行多質實近厚有古昔之遺風而少年英銳往往飾智以相詐挾奇以相髙可喜者既過而可悲者繼之吾以是知孔子之嘆有以也四明之南有邑曰奉化奉化之桐炤里有士曰陳先生性髙守介類古卓行君子年六十餘矣教其子甚嚴待鄉人有禮而和始名曰文而字為允章既老而覸先進者之日微也復更名質而字野翁余違古人亦已久矣持其身以行乎今之世心恒惴然恐為淺薄之歸而不獲聞故老之儀刑何幸乃

得先生乎今之俗可覩矣華既獘之文而復乎野以全斯民之樸宜必自東南始東南文之勝處也然則先生更字之意焉知非其兆乎余雖鄙且賤猶及預聞之

王子文字解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於衆人然其異於衆人者不在乎名字之美也視其德與行焉耳虺蟲之厲者也而仲虺為良臣蠋螝動之微也而王蠋為貞士減惡徵也而子羽為君子疾不祥也而樗里以智聞夫豈在乎美其

名字乎賢聖仁義惠哲忠孝此八者天下之美號世之人以之自名者多矣人未必以是稱之而蓄德謹行者雖未嘗用之為名字人必以是號加焉故以美言為稱謂不若踐之於身見諸行事之可實也自有名字以來人以美言加其身者宜亦衆矣而傳於世者可得按籍而計豈非躬行有不至乎士或能以名字達于一鄉而不能達于通國或稱于一國而不足達于天下然有達于當時而不聞于後世者焉百年傳之久而遂亡者焉

蓋其名世若是之難也沮溺謂孔子為魯孔丘則是時與孔子同姓名奚特一二哉然惟孔子傳後世為學者師而彼咸無聞由是知名字之不可恃苟無足稱雖襲聖人之名以自號無益也而況於美言乎人不修其可傳者惟名字之務美寧非惑歟浦陽王君其名曰江而其師友以子文字之其字信美也然斯文也周公孔子之所終身學焉如不足賢人大儒竭心思智能欲庶幾而不敢望者子文乃取以自別于人其可不懋於德乎

水不必皆若湘沅也惟能自達于海者則皆謂之江浦江其一也其水不可容舟楫浴牛馬而以江名者取其不資巨川之助而能趨海爾夫由衆人而視聖賢何異水由遐荒而趨海乎然而水無微而不至於海者以其不息也思是名也學聖賢之道審能如浦江之於海則謂之子文也無惑

黄晏仲晦字説

浦陽黄君晏其生之時當元至正中四方兵起天下大

亂民倀倀在干戈之間奔走伏匿無一朝寧其父孩而抱君曰是兒之生庶其有晏乎遂名之曰晏及乎真人應命而起掃除殘賊宇内晏然十五年間遂至平治而君適當加冠方斯時士之揚材露技以干世者又皆騷然不得安其居其賓贊相與言曰欲晏者惟自晦而已於是字之以仲晦而俾予暢其義夫士之生大之欲顯功名於天下著譽聞於後世次之猶欲顯于一國下之猶欲顯榮于鄉邦而奚願於晦哉盖晦者顯之根也昌

不覯於大澤之龍蛇乎當天地閉藏之時遁形於沙泥之下曽不如䠞井之跳蛙惟其善自晦也一旦出則興雲霧而雨九土矣古之君子其顯之至者曷嘗不由於自晦哉或晦於屠釣或晦於魚鹽或晦於畎畝晦之久者受抑挫憂患必深所以增其智慮而助其材能者亦衆矣故一有用於時天下無難為之事而立非常之功豈彼自衒者所及哉然其晦也非直與庸衆人逐逐同汙也雖晦其身而其心未嘗不經營乎天人之際上下

求乎古今之豪傑而尚友之也苟亦逐逐然與恒人同視彼自衒者又何異乎喜功好名之士挈其所有以試於人非不足以立取貴富夸耀其鄉里驚駭乎衆庶然而其憂殆不勝其樂其安亦不足償其危也豈非不知自晦之使然耶黄君之父自危亂之時思宴安而以名其子字之者又知所以保之之道可謂善名字矣黄君苟能以古之君子自思而勉學焉則夫顯融之來可坐而得矣不亦善於為子者乎

劉士安字說

廬陵劉君子博善士也名其子曰善而其友字之曰士安既字而問其說於天台方某曰事有一言而可以行於身充諸家推之盖乎天下非士不足以知之非君子不足以至之非聖賢不足以盡之者其惟善也乎由天地而觀之發育豈達盈乎其間者是理也由人而視之慈愛惻怛與天地同體者亦是理也有形之類孰能無之而衆人或陷乎惡者患乎不學者耳士君子之為學

豈能加毫末於斯理之外哉由是而發言焉則為善言矣由是而制行焉則為善行矣由是而措諸事為見於德教則為善政矣言善言行善行施善政則善播乎天下矣其身庸有不安者乎故士之安乎善猶衆人之安乎利也以利為安者安未至而危辱繼之苟能安乎善則貴賤富貧佚愉憂戚變乎外者雖無窮而其心未始不安也劉君有學行仕于時其勢可以為善而其心休休然有樂善之色是其善之可稱者亦衆矣又欲傳諸

子而因名若字以教之豈非知所教也哉士安居乎家則取於父遠焉則取法天下之善士又以為未至則上而取法古之聖賢以為師則其進於善也何惑焉

蔣伯孚字說

予甞覯乎大澤之陂而知易中孚之義矣方其一碧千頃涵山浸空清恬静帖鱗介呈露已而風蓬蓬焉生拂林動谷而加乎澤也恬者沸帖者震縈縈縠動濤廻浪噴萬皺相因變怪莫盡則仰而歎曰斯所以為中孚也

乎聖人之取象精矣夫澤至静物也孰得而感之茍以石則石沉矣澤何能感以火則火滅矣澤何能感以雷則虚聲而不動物澤何能感天之髙也地之厚也有生成之力而欲一感之不可得也必也其風乎風動則澤應有不待踰時而感者矣若此者以其中固有相孚之理也而斯卦也巽悔而兊貞巽風而兊澤於象為中孚又巽順也兊説也以順感民則民説而信矣於義為中孚又二體之中畫皆陽有誠之義全體中虚有虛之道斯

聖人之取義又精也夫人之心至深而不可測猶澤也將何以孚之哉苟以威刑感之則猶以石沉澤也徒撓之耳以智計感之猶以火投澤也徒自勞耳以號令感之猶以雷動澤也徒震撼耳能感之者其惟誠乎以誠感民則有不言而信者矣豈惟居上位者為然也雖公卿大夫亦然以誠事君則君信以誠莅事則事治以誠享神則受福矣豈惟公卿大夫為然也雖士亦然親親也匪誠則離處鄉黨也匪誠則怨交朋友也匪誠則爽

豈惟士為然也惟藝亦有然者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恒者常理也謂誠也醫而非誠將孰信之哉烏傷蔣伯孚士而醫者也而其名曰誠徵予說予故釋其義以告之伯孚能審乎此為政可也醫云乎哉

蔣氏異瓜辨

東陽蔣宗顯藝瓜之圃得異瓜焉並蔕而駢實紺色而壁文圃人異之曰自吾一人詎知從事乎兹獲瓜多矣未有若斯之異者其殆祥乎不敢取以告宗顯宗顯視

之果異也不敢以食奉之而歸或曰此祥也天下之物異於其類者為祥爪牙角鬣之倫牲牲也人恒見之不貴也其異乎類者曰麟麟不可多得也人貴焉故麟謂之祥羽翮而飛者充天下人不貴之者必其多者也其不可見者曰鳳故鳳謂之祥萌而生者衆矣而獨貴乎朱草湧而出者衆矣而獨貴乎醴泉豈非以其寡哉今夫瓜家藝而人食之累千百未見其狀之若此也而蔣氏之圃獨見之安可弗謂之祥乎或曰不然物皆本乎

氣化而莫能相通各囿於天而不知其所由木之樛者曲者岐者詭形怪質萬變而不齊人不能詰其端雖木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謂木有意於為之木未嘗有知也謂造物者使之然造物者不若是屑屑也然則物各役乎天而不自知也明矣何預於人事乎人之指有歧者脅有駢者人不知其曷為而然也夫人之靈且不能檢其形况是瓜也植物之微者自知為異為祥乎草木之異常者皆氣之變也於人事乎何與而人以為祥豈

不惑哉二說者相持久不能決宗顯以問余余曰謂之祥者是也謂之非祥者亦是也君子之道大極乎天地微通乎鬼神能充其用雨暘寒暑自我而施況一草之異乎故有以致之則謂之祥可也苟無以致之雖使禾穎同乎隴木理連乎庭災害之來猶有莫止者祥烏可恃乎蔣氏於東陽為望族忠信孝友著于鄉疎親聚食合為一身斯人之祥也祥乎斯世者也又何以蔓生蓏實之怪為足尚哉且一瓜之異於其類猶聞于人而名

于世況夫德之異於衆庶者乎蔣氏其益務滋乎德而
勿異乎爪他日治民者奔告于天子以為東南之邑有
祥民者必蔣氏也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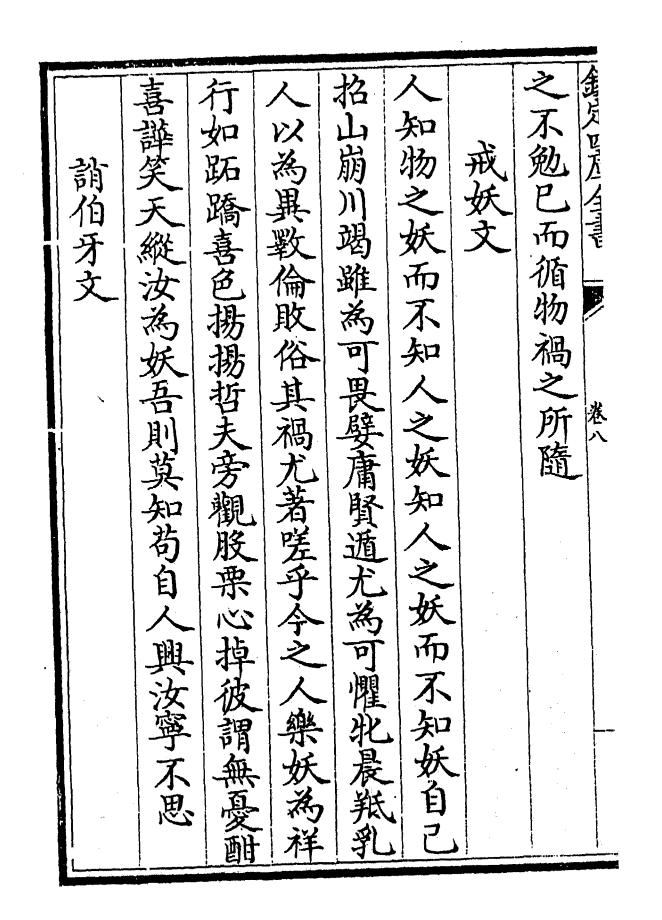
遜志齋集卷八

明 方孝孺 撰

雜著

考祥文

孰為祥乎匪物由人子孝臣順父正君仁是之謂祥數者咸備雖星殞地裂不足以為殃苟失其道上下易職尊卑乖序雖芝生宫寢麟鳳在郊於祥何取世之人弗思求祥於物不知己之躬有祥攸出為善于家祥實基



之不勉已而循物禍之所隨

戒妖文

人知物之妖而不知人之妖知人之妖而不知妖自己

招山崩川竭雖為可畏孽庸賢遁尤為可懼牝晨羝乳

人以為異數倫敗俗其禍尤著嗟乎今之人樂妖為祥

行如跖蹻喜色揚揚哲夫旁覰股栗心掉彼謂無憂酣

喜譁笑天縱汝為妖吾則莫知苟自人興汝寧不思

誚伯牙文

世傳伯牙事陋矣張文潛為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義尤陋也余讀而鄙之為文誚伯牙且正張子之陋其辭曰戰國之士好夸嗜眦恒詭實以求合不顧人之是非於斯時也求自重而違世者嗟吾舍子而稱誰然於子有憾焉蓋惜子為藝也善而為識也卑君子之學自得而已苟余中之有樂遑恤世之慍喜感子期之見知遂絕絃於既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子一人不知舉世使夫人能識子則何名為絕藝俚歌巷語嬰孩啓齒惟

其不知乃為至貴子之不幸子期是值忘子之惡舉子
之愛俾爾望於人也過深而得於天者不至子誠有以
自適天地日月草木庶類舉目欣然皆識子意苟為不
得雖子期接踵譽言盈耳亦何預於吾子且夫全於天
者不求合於人志乎遠者不取效于邇嗟伯牙乎爾曷
不以萬物為一身以太虛為知己等毀譽於浮說而游
心乎沖漠之鄉下追乎無窮上泝乎無始以與無耳者
聽無言者語奚為栖栖焉隘狷而可鄙此藝之所以為

小技而予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弔茂陵文

祗明祀而言旋兮指槐里以西征停策憇于道旁兮覩高丘之崢嶸即故老而訊之兮惟漢武皇之茂陵整冠裳而疾趨兮躋遺廟以屏營淒風起于叢棘兮颮飀嘯于幽塋慨雄心之靡托兮悲曩志之無成惟君皇之御極兮遘炎靈之方熾陋堯禹爲未足遵兮畢祖武而弗肯繼内瘠民以自殖兮外震威乎遐裔騁車轍于八荒

兮候神人于海澨建千門與萬户兮殫土木之奢麗希軒轅之騰化兮永傲倪乎斯世何盛業之易隳兮洪謨欝而難宣雖暫弱于戎胡兮生民疲獘而不痊奇禍機于巫蠱兮妃嬪丁毒而銜冤諒遑心於屠滅兮抑天道之致然闢土疆之宏廓兮曽玄宫之莫固赫兵革之繁庶兮委守衛于草露城闕之崇敞兮求斷礎而無所後宫之韶冶兮僅或傳其塚墓像祈連以旌武兮想壯魄之已腐嗚呼哀哉形必有盡兮孰不有亡匪君皇之獨

然兮尚奚爲隱憫而𢌞遑惟祈生之已甚兮或妖誑而過望謂長年而卒老死兮斯足垂戒于昏荒明固有所不達兮智固有所短偉才畧之英邁兮哲與愚其相半賴表聖而黜邪兮乘善悔而能斷雖人恫而財竭兮終克免乎危亂悼往者之無知兮尚來者之可諫感盛衰之相襲兮仰昊天而永歎

籲天文

維洪武十四年歲在辛酉六月乙卯朔下土臣某謹稽

首昧死言維天生人厥質匪恒君之惟后淑之惟師匪
后無以𨗳生匪師無以惇理位有隆卑其任惟鈞天降
疵民不靖乃生越二紀兹甫受師后之功孰廸彛訓俾
弗沉迷時惟臣師實宣若皇命肇小大遐邇民咸若德
蹈則庶邦底寧忠順徵嘉不自引伐亦既致厥事心罔
或弗念帝室畢仲子元孫顯被寵命咸率履攸行弗越
謂后惟天惟父惟天下烝民主曷敢不祗順曁躬曁嗣
人曷敢弗伏思錫繼忠孝于將來時飲歠曰斯我后之

德時逸燕息曰斯我后之惠遠臣耆艾童弱戴后德允若臨視衆衆肶肶罔有違乎胎憲誠亶篤宜聞于天天曷不易諶乃裁降之大戾恫戕厥家播流于西邑耆臣黃髮邦之寶龜灼知幾先邦之水火灼資民庸邦之衆帛民賴以生今曷使匪辜踐艱荒民罔不大惻曰曷自遺耆成人繼自今民何鑒何式何賴以永存如父母罹凶災罔豫娲臣承導闕愛愛德施弘章肇閔閔心隱痛若弗能生念凡民師猶父母父母疾眚子籲祈於天天

必閟應臣自兹始祇陳厥由臣有壽年禄慶在天未逮
臣身願輸弗享以延師之脩齡啓帝心俾師克復故里
居建乃家勿墜庶海内民有仰邦國有望臣死罔悔惟
天鑒民誠誕敷休命匪臣蒙嘉徵將兆民是賴臣聞曰
民雖卑誠靡不格天天雖尊惟誠之從嗚呼皇天其尚
閟兹臣小子未有知惟天其惠綏休命

告風伯文

舟楫所資惟風與水二者皆得一日千里其或不然水

戾風違咫尺莫進如受縶維今赴京師舍車從汴河決
梁陳茫無畔岸所冀清風送我于南風乃逆施不可以
忱篙人艛工流汗成雨白浪湧騰抑退軒舉歲當大比
羣士畢來天府奉詔俾擇其才時有常期勢不容後風
豹尼之果誰之咎帝御九州事天敬神凡爾百靈孰匪
帝臣邦國大事在乎取士不能體國亦神之恥咨爾風
伯幸停怒威亟北其旋翼舟以飛三日之間達于畿甸
我期不愆神亦罔恐百靈洋洋儼乎在前豈吾之私帝

命是虔

里社祈晴文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畜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實奪之既奪于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隰淫雨暴風旬月繼作盡撲而將之今雖已無可柰然遺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訴于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固

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閔何乃效吏之為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於神然春秋報謝以答神貺者茍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為而不察之民之命懸于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决之敢告

告佑順侯文

古之人以守鄉邦為榮者豈以父兄宗族親戚友朋之

所在一旦出人所不意傲然官府之上賞罰予奪千里之內為之榮哉吾生乎斯長乎斯飲食乎斯學習交游莫非斯郡之人則知其風俗之盛衰究其民人之苦樂莫吾若也幸而得民牧之寄除其所苦副其所樂革吾平日之所甚惡施吾平日之所欲為使一郡之民皆與被吾澤斯其所以為榮也雖然守之任有常歲人之禍福不齊有及終歲者焉有二歲者焉百一之中或至於三年則又從而他之矣雖欲盡其心智殫其材力不可

得也今君侯以永康之人生雖不得守鄉郡沒而為神受帝明命合享廟食於數百里之内朝廷褒幽德録利功錫爵為侯冕旒被衮秉桓圭坐乎殿堂之上鄉郡之長老子弟奉幡幣具牲酒備樂歌拜跪裸伏乎階𡊮之下無間深山窮谷望望而有之今二三百年矣君侯之榮勝於守鄉郡者豈不遠哉然榮之大者其責任亦大不可不思也某天台之書生愚不足以知鬼神之故以所見者料之上帝不猶人主乎君侯不猶守令乎今有

守令受人主之爵禄而不治民事又見小民之急而受其貨財酒食既巳得之而漫弗省其所苦小民不赴而訴之則人主且察而誅之矣今當六月而天不雨禾黍焦然欲死小民無所控語持牲醪禱乎君侯之廟者相繼也君侯端坐而享之未嘗有所或拒又不告之帝乞涓滴之水以潤下土在他人不悉生民之苦者猶不當爾况君侯父母之邦乎君侯不能辭其責也審矣然而守令若此則上有人察之下有人訴之上帝之憂閔下

民豈有任不職者而不怒其怒與否固不可知然而小民亦不訴者以無所訴而遂止是小民至愚而不知禮也惟禮年穀不順成變置其社稷土穀之主有功於萬世一不順成且得而變之況君侯乎君侯不可自恃也明矣夫禮天之經也人奉天經以行則猶天之為也未見其不可也人謂神乃帝所命人不得而變是不然帝無所私其好惡視乎人人之好也帝亦好之人之惡也帝亦惡之向以此郡之人懷君侯之德故帝以命君侯

帝之命君侯者以君侯能澤一郡之民而知其利害也今君侯有民而不恤受民之祀而不辭帝茍聞之責君侯豈其難哉君侯若此非特此郡之人可廢君侯也君侯之厲民不仁也受祀不義也以此二者有能率民數君侯而堀其廟廢其祀是天之所甚予也況君侯天下之偉男子以生民為心之日久矣其忍視民之窮困而不救乎君侯其勿謂某不為也某腰下有三尺劒欲為四海除患救害每見民之憂苦輙作蛟龍鳴思擇其尤

者而少試之君侯幸無忽倘三日不雨當先拆君侯之廟投之於水恐君侯或蔽於左右近習而不知故先以告君侯其深念之無悔

羃荅賦

敷言而闕兮秉吾志以陳辭質尼父以為理兮要子輿而無私爰抗志以邁往兮星火中以為期匪道術吾弗懷兮匪聖哲吾弗師朝既遊於貝闕兮夕又息乎瑶之圃睹珍瓌之溢目兮胡獨闕猶豫而不取豈味惡乎

斯類兮恐心淫於可喜寧不美乎琛璧兮匹夫懐之而禍己策余馬乎會稽兮探神禹之秘穴悼道文之湮喪兮闕之惟輟北吾濟乎大江兮抗呂梁之驚濤衝風擊以漂濤兮亂蠵號進彤尺其莫遂兮忽田薄如羽毛緈組設而奚施兮慘恒沮以煩勞豈好遠而負重兮將弘毅以作聖茍斯道其可望兮雖瀕死吾何病朝一飡而忘味兮夕假寐而不安若芒刺之室吭兮既決去而能言踵四瀆而東騖兮挹山川之龐淑岱宗屹乎北

屏兮皃與嶧其𦕈矗兩觀岌其如塌兮欽明刑之震肅
䟻舍萌于杏壇兮盼佳植之森若蹟雖存而世久兮欲
咨詢而未能魯周公其已衰兮文獻泯滅而誰徵倚壞
垣而太息兮悶吾生之已暮俾覿聖而友賢兮闕豈不
顧乎此度喟揭復乎盛時兮固宜寘趨而強步昔子輿
之有言兮謂凡民乃有俟豪傑謇其時出兮微文王猶
興起余雖不及古之人兮幸賦予之靡異帝既命之以
至純兮親又廸之以遠志曰聖言具在兮爛日炳而大

示能潛心於求索兮敬典敬其闕致何有積而不增兮
孰云行而不至恭昭訓而自省兮震雷霆其若驚從洋
洋之江海兮蹈疑澌之始氷遌微入於中流兮闕舟檝
而闕　兮孰汝操之弭貞神安余以闕　兮
闕　昭明而光大兮曽不越夫一語無
嶢嶢以為大兮無闕　以為頗無矯矯以為直兮無營
營以為阿詭而弗畢兮正而弗亢無易合而難知兮有
難近而可尚剛毅聖之所取兮柔闕　彼務私而

苟悅兮知其中之匪仁道乃貴乎有名兮闕 所闕 處衆忌而莫辭兮同羣猾之攸闕 懐斯言之不能忘兮闕 吾意之未堅始敬闕 而不怠兮兹少闕 逢悠楊蛾眉之姣好兮衆女怨其殊特縶孤鳳於雞鶩兮闕 與之翫食屈姱麗於文辭兮黨人譖而放黜買正言而闕 兮椎魯惡而遠斥傾蹈道而則聖兮邪交謗為鬼蜮闕 立言而輔經兮險鄙訾其悖德自古昔而有然兮矧菲薄之極愚彼設而坎穽兮懵不顧而徑趨爲

帖翼而下搏兮孤鷂以為闕狼妥尾而伏伺兮憒衝突以為侶禍恒隱於不測兮謗恒發於不疑悼不智而受侮兮何彼人之足尤覽先哲之好脩兮闕微而不揚方進鬻闕而其所為相兮趙充果代乎周昌語終而降拜兮美郭奉之善誘闕縱賢於同類兮夫豈足為師友以倒屣而見粲兮弘知枯之將貴脩虛挹於周英兮曰非闕

抱朗明之精誠兮又重之以無闕在此曹無損兮闕

其見如先後之胥接兮固代謝之恒理

擠俊而訕哲兮闕　而何恥槃人厥有之命兮豈毀
譽之能移諒勞心而何益兮闕　哀德闕
於人兮毀與皆可師譽闕　兮毀闕
昔忠人謂何兮明憯戚於細故神闕　不於闕兮闕
乎九土前三秋而無始兮後百世而無終闕
何異蜉蚍與蠛蠓馴麒麟以駕軛兮繫闕
兮闕　元氣而凌鴻濛吾將視天闕
聞兮闕　責闕　於外物兮闕　期企予闕

靜學齋賦

惟昊穹之玄默兮備恒道以示日月煥其錯行兮紛布闕展肆一呼而一吸兮為發育與揫斂羣物從而榮悴兮闕陰陽其舒慘夫莫踰於嶽瀆兮小莫至於昆蟲顯何遇而弗闕兮隱何感之弗通且深賾兮夫何術而能闕極靜靜乃動之根兮闕五氣上參行而妄動兮庶類之營庶類之營化闕其無成矧同人一心兮應外觸乎糾紛匪澄明而靜一乃

如絲而如棼闕 者聖師之無憲猶日闕 潤措昊
天以示人兮欲無言而默運猶賜之善辯兮謂辯予謂
未知顏氏顏氏如愚兮亟揚言其庶幾嘉禾納之近仁
兮佞之為闕 而潛思兮弘猷之在茲維周氏後
作兮興絕千載之遺統揭道奧為圖書兮曰主靜以制
動何明者之通達兮瞽者從而遠之道昭昭其孔彰兮
昧者棄而材之得失兮恐利口之深詭雖榮盛而闕
切兮何異闕 螻蟻余少志乎行道兮獨慕乎前脩有

虞信莫京兮餘可以以為逑摽禮樂以為檝兮施仁義以為舟濟湯闕之洪波兮冥斯民於樂丘忽有悔闕不然兮知余台之未至欲以靜而為學兮庶來者之可冀且潛心於沖漠兮夕重之以乾乾攝衆衆而靡形兮中扃湛其若淵交至而弗勞兮如水涵而鏡受未至吾弗迎兮既往吾弗咎懷明德之在己兮恥流俗之狂猓若默闕而行正兮惡夫飾貌與多言示狙猿以周禮兮競吁譟以闕固歎知我之無人兮嗟斯道之難遇何

朱氏之好脩兮先闕之中情敢靜學之嘉名兮銘齋居而服膺賢聖匪降自闕兮脩道以立成尚慎終以弗怠庶言之可徵

憫知賦　袁業廷振

塊居幽而處獨兮藐昧陋而遘屯視冥芒而無覩兮聽矇朧而無聞疲精思於編簡兮馳志慮於遺文悼往古之莫吾與兮愧當今之莫吾親夙吾秉兹姱志兮洫宇內而求友闕既高闕采兮亦微容而寡受紛瓌琦之

豈無兮逞珍麗之叢揉騶而俄踦兮或始揚葩而遽朽棼芸芸之易逝兮莽悠悠其何之恍晤言之猶新兮倏墓草之已滋睇昊天而太息兮俯長川而增悲望斯人之不淑兮慨吾道之將微惟闕纛之靈胥兮美之子之挺秀質顓醇篤敏兮父師申之以告詒博載籍之淵粹兮騁俊力於文囿鈎羣言而交貫兮迥孤舉而闕奏應薦書於辟雍兮再而再進却曰吾慮道之未脩兮行吾志之靡獲衆喧闐以衒鬻兮兢攘竊而不怍苟得之以

為宜兮失怨悱而不釋快庯日之朦眊兮機詐陳而自
賢蘇腐櫟以為芳兮礜沉檀而斥龍涎進龜貫豆兮毀
擣珍為穢膻獻蒯泉以為領兮謂錦纈可苴履舞山雞
以效祥兮威鳳羞而闕羽既自欺以惑世兮世亦安之
而不顧孰若子之誠一兮闕於名而實富在闕歲之孟
春兮歛舒舒而來翔繩吾以儀則闕　以
文章醉稱觴闕　以
孰寐兮闕

九州之廣大兮固三代之疆址何賢哲之寥廓兮不逮古之多士天既生而偃之兮人莫窺其太始將忌能而嫉智兮天與人其同致昔洙泗之啓聖兮異才森其並出大或優於造邦兮小猶易夫千室使僅得其一二兮真足極斯世之遺失嗟乎不及古之人兮又無友孰自律受形氣於大化兮知終盡之有期生有益之為美兮何壽夭之足議松栢薪於空山兮與朝菌又何異生有樂而可恥兮死有戹而

足貴吾曠觀乎宇宙兮等萬古於一漚揆庶彙之消長兮審二氣之所由山有圮而闕合兮川有壅而為丘化胎明於腐兮鑠覆載而不少留彼天地山川且有澌滅兮矧天人復誰闕 重曰佩美兮襲芳宛可慕兮難忘碣逝去兮何為生不永兮使人悲庸多壽兮哲夭般闕兮誰究誰考遊太初兮返其真愚風霆兮挾星辰帝視下兮祭其仁異才降矣後復闕

友筠軒賦

惟青青之玉立俯漪漪之軒構慹樂矣之幽情處蔚然之深秀蒼雪洒乎涼飈緑陰蔽乎清晝春之時也暖律乍起和氣方剛對穆穆之龍孫列斑斑之鵷行風節持以雅素體質直而端莊其夏色也南薰解籜丹鳳來儀香馥槩槩而且簇密葉重重而翠園笙簧弭乎節奏珮玉鳴乎參差毗佳麗以褒雄據静便而伏𨶒若一塵不到之際萬事脫覊之辰渭川致乎斯景黄岡寓乎此身風徐來而韶合雨初歇而香匀至若色侵書帙涼溢芳

樽曰穿漏以巽金水環迴而嗽銀座擁碧筒之杯地敷翡翠之裀或彈棊而雅歌或解衣而脱巾或焚香而啜茗或聯句而嘐真固平生以足樂雖百罰而弗醺越若秋之與冬金氣肅兮萬木凋玄冥降兮羣陰驍履霜兮氷將至擁枯拉朽兮焉逃禀抗雪之英姿徤凌雲之髙標或殪董宣之項或折陶潛之腰或簇白雲之調或作重華之韶既不姚以不麗亦弗矜而弗驕世上有玉堂之貴此豈無甕牖之安乃緩步以當車復謝崇而慕閑

彼将聽晨雞而拜楓陛此獨咀明霞而扃柴關忘情於漢庭之寵避世於商陽之山至於侶魚蝦而友麋鹿豈復對隆準而瞻龍顔采玉芝於蒼烟之表洗兩耳於清溪之灣然而清則清矣未有得兹軒之真樂者也辭曰

清清兮歲寒之心温温兮琅琳之音君子居之兮實獲我心正侯命兮履薄臨深君子處兮慨古傷今古人汨汨兮誰争子所蔬一器兮酒一觴樂以忘憂兮歲月長羗彼五陵豪富兮乃積乃倉朝重白璧兮莫手粃糠松

花飯兮荷葉衣牘兩耳兮遠是與非朝其遊兮莫而歸
安得從子兮其樂有餘

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浦陽義門鄭氏十世之長仲德父以禮冠其從子杓及
諸孫燧熁燿而以字為屬余惟冠禮之不行也二千年
矣舉曠古久弛之禮而行之夫豈為耳目之美哉亦曰
以古君子成人之道望乎子若孫爾上以古道望其身
而不能以君子自望謂之愛身不可也余欲四子者為

君子故因字以勉其德約之為用惟絲是理字曰叔理欲其精敏不懈以周乎事燧以改火民用是資字曰允資欲其致用于世而不爽於宜爚為光明明不進乎上則不能遠字以允進使進乎善燿者輝之著苟充其內則其輝也益遐而喘允充是字俾篤實其中而致其貽也大余於四子盖各有望焉不為無意也四子也豈可不勉以違父師之志乎祝辭曰加爾元服維兹令辰匪飾其外貴乎成人昔未有知德或未備人曰童子宜有

不至既冠爾弁而童厥心人謂之何責望也深一言之善終身行之今字告汝維名是徵杓之為器縣用以理斛類析紛莫切乎此以理字杓其義孔章用之於身既要而詳天下庶事紜綸舛錯如絲之棼不可控索急之則亂久之則艱無為則弛有為則煩曷以治之其要甚寡知要則為優於天下人心之明與天地參何遠弗該何微弗涵養之以敬以澄其内制之於義以應乎外肫其誠允烈其光如揭日月以燭四方以理庶事靡有

滯失孰能致然大本既立由身而家自家而推有以應物何適非宜曷以甚爾聖賢之事勿謂難能與汝不異

○生民所資菽粟為甚苟微水火曷以烹飪火之為用與菽粟同（此落二句）古者用燧以寓政機榆柞桑棍各資其時字曰允資於義其可望爾致用比德于火酒醴牲牢或可暫違一日匪燧民實阻飢凡此生民孰資以立蓋有君子進其不及養之俾生導之俾成植其彝常牖其天明致用之功與燧無異何能濟物是在材智爾欲為

燧惟德之脩有以資民民咸汝求人之有心孰不思善惟其無學所思不遠學以為本篤行培之仁居義途勿怠于為政飭于家洽比閭里暨躋于位恵澤彌溥率履弗越斯謂允資貴成厥躬賢者自期○惟古有訓冠為禮始曷始于兹備服致美玄端而袒人必尤之佩而不冠則爽于儀致飾于外惟備之務盍思厥德寧有未具爾生名冑有伉其門曷以永家在爾後昆熗為爾名光明是勉明不上進所及不遠字以允進以遠為明匪字

之美尚躬于行日之方升其輝耿耿愈進而崇無物不炳譬諸為善其始甚微日進月升譽聞赫熹恒人之身望為聖賢其功之難有如升天進而向上靡有弗至謂吾豈敢斯為自棄天賦明命曷有不完久蔽而昏盍識其端人怠以嬉獨奮于學學功既進乃亦有獲衆怯於善獨勇于為善集于身進德之基勿怠其易勿畏其難勿移于昏惑於人言日有孜孜惟道是信緝熈于光明斯為允進○古制名字以號其身匪欲務美以夸於人

後之命名取義甚備能思而行猶古之意爾名爲燿燿爲輝光曷以字之允充孔臧惟天之運厥章爛然日月迭行星辰照宣天胡致斯陽體充實積中既久光華外溢地厚而廣克配乎天實堋乎中至文發焉其在聖哲煥其有章秩秩而陰煌煌而陽視乎其身威儀甚都發爲辭令爲世大謨豈欲的然外施厥美道德内充不能自止至足而流至美而發雲蒸雨潤靡不暢達今爾何學稱兹嘉名茍能充之何德弗成出言則思聖哲是效

舉足則思前武是蹈於親而孝而弟而兄自卑而尊無不敢承曰聖若茲我猶未及夫豈非人敢不汲汲仁覆天下智周萬彙吾獨何為而有未至知之使明踐之使弘反求諸心使及于誠涵蓄既深遵養既美光耀旁燭孰之能禦世不知道習陋安卑閒師古人不訕則疑慎勿類斯勇往獨覺允擴充之匪聖焉學

釋思辭

翰林待制華川王公子充奉使雲南十年而未復其家

子綬作思親之堂以寓其望慕之意而少子紳復為賦以自閔其志切其辭悲讀之可以流涕也夫父子之恩天性也豈有紀極哉孰不樂乎字養承事於安泰之時而有不獲者命也命非自我出者君子盡其所能為而已矣其如天何哉余悼二子之志推其故以釋之始發乎情而終歸諸命以冀其定焉辭曰悵獨往兮何所天廣地遐兮道藐且阻鯨鰐據川兮陸有兕虎蠻之人兮不可處君不歸兮將安與我思耿耿兮心勞苦楓樹葉

暗兮霧杳冥毒氣漲天兮蝯狖又鳴蠻之人兮鳥獸嚶
嚶被髮兮倮行血為飲兮齒頰頳君之處兮誰為朋冠
裳兮佩玉乘文駟兮蔭華屋俊彥兮汝從倡汝和兮往
余復愉樂兮恬康尊盛兮朗融曷不歸兮蠻夷之中彼豈
汝悅兮此寧不子容我思君兮意安窮翁翁兮俟俟汝
閭兮汝里食有黍稻飲有醴有豚兮有羜繳有鵝兮罟
有鯉有子為養兮羞服温旨望不還兮悲莫止崇堂兮
邃室陳罍兮肆几便心兮佚體眉壽兮樂愷君胡為兮

去此我之思兮如水靴不安兮故鄉遡獨處兮蠻荒謂
誰兮使然皇有詔兮孔明天穹兮在上命在人兮貽章
貴我兮賤我疇能違兮天常既知命兮何悲聖不遇兮
矢言居夷秉至美之在余胡不可兮懌怡由余兮季札
夷之産兮睿哲諒何所之無士兮道焉往而不合管蒯
可以為服草木實可以為粻舍故鄉可無思兮皇之恩
不可忘恃聖明之大德兮終擴闢此殊方操吾節以來
臨兮縱遲暮兮何傷

文會疏

伏以道術之分九流儒者實禮樂之宗主浙水之東七郡金華乃文獻之淵林在天纏為婺女之墟於墳籍資賢人之聚自宋南渡有吕東萊繼以何王金許真知實踐而承正學之傳復生胡柳黄吴偉論雄辭以鳴當代之盛遂使山海之域居然鄒魯之風天實啓之世有作者惟我朝創業垂統之初載得華川潛溪之兩公或以誠篤博大鎮朝廷或以忠節剛方闢夷夏脩九十三年

之元史為百千億載之成書雖盛衰榮辱所遇難齊而
道德文章俱垂不朽繼其後者夫豈易哉恭惟仲縉先
生推其學則潛溪之門人論其家則華川之愛子耳濡
目染於斯道斯文之懿不出於户庭而得之心解力行
於厥父厥師之傳能紹其箕裘之業矣是以名播萬里
來覲王國之光經授諸生聿佐郡庠之教夫成都自文
翁興學不乏楊馬三蘇之才况賢王尚文已成周名二
南之政教化行而風俗美固曰本於人君師道立而善

人多是所望於吾子尚念淳熙乾道之大統皆振民育德之宏規夫何近代以來徒為謀利之具慨想一時之羣彥鮮不隨波而逐流苟非振古之英賢孰克任重而道遠本六經而敷五教慎無負於孔孟在天之靈備九德而配八元庶有待於唐虞致君之士謹疏

建祖祠移族人疏

舉觴而酹先酒葢思麴糵之初秉耒必祀神農尚推粒食之始況夫人之耿質皆先祖之遺休堂構積累世之

勞疆畛有無窮之利儻食焉而不祭反二者之不如是以宗廟為先著諸經禮有田則祭具列聖謨苟存仁義之心敢忽祖宗之祀余家爰自前宋以至于今上下三百餘年繼承一十五世雖絕續盛衰之互見而東西前後之分宗凡此比屋之人孰非初祖之肖然支分派別本源既遠而益踈世易人亡祠祭僅存而無統或苟簡而不循乎禮或怠惰而不當乎時盂飯盃羹昌寓如存之敬桑樞甕牖莫棲來格之神茲欲創建新祠合祀羣

祖四時仲月有田者各伸報本之誠一姓亡親無後者咸享祔食之祭明同祖之同體儼事死如事生上以萃高曾祖考之靈下以洽兄弟子姪之志燕毛序齒佇覯睦族之歡鳩財僝工請盡奉先之道在我宗屬各單厥衷無或乖違以忝吾祖